

友誼与愛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小丛书

〔法〕约瑟夫·凯赛尔 著

赵 坚 译

友谊与爱情

（原名：机组）

~~YOU-YI-YU~~
~~AFQ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002号

Joseph Kessel
L'EQUIPAGE

责任编辑: 王 瑞 琴

友谊与爱情
Youyi Yu Aiq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13,000 开本787×960毫米¹/₃₂ 印张6 插图2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900

ISBN 7-02-001581-6/I·1383 定价 2.55 元

有两部电影是根据《机组》拍摄的。

当电影还处于默片的时代，莫里斯·图尔耐尔首先把它搬上银幕。

数年之后，人物开始说话了，阿纳托尔·李特瓦克又拍摄了另一部影片。

他请我同他一起撰写脚本，脚本发展了原小说的情节，即包括了空军中队在乡村中的休假。

电影完成之后，我想把这段故事改写成小说，其情节的紧张和曲折足可以使它成为一部小说。它以《机组的休假》为题发表。

然而我始终觉得遗憾的是这些章节与原书未能合而为一，正是原书孕育了它们，它们肯定也可以使原书更为充实。我很高兴终于将它们合为一部作品。

第一部

第一章

一只崭新的旅行箱，皮带已经系好，带着刚写上不久的让·艾碧勇准尉的名字，横在前厅里。家里笼罩在临行前的气氛中。

父亲紧抓着表链，看看时间，用过于坚定的声音说：

“应该下去了，让。”

母亲问道：“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一个人走啦？像大孩子一样？”

年轻人垂下头，避开母亲那十分勉强的笑容。他说：

“是的，妈妈，这样我心里更踏实，您也一样。而且，您别忘了，有乔治陪着我。”

他们都沉默了，街上的声音使他们这种无力打破的缄默更令人难以承受。他们渴望告别能尽快结束，渴望这场生离死别，尽管使他们肝肠寸断，能尽快成为过去，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这一无能为力的时刻，太让他们痛苦了，他们既不能承认他们的恐

惧，也无法掩饰自己。

特别是让，他更感到如熬如煎，在最后这沉重的时刻，人们表现出来的所有的情绪都是虚假的，包括父亲的坚毅，母亲的勇气和他本人的快乐；真实的唯有他双亲凝滞的痛苦和他急于一走了之的焦灼。他知道，只要一跨过门坎，他的悲哀便会像碍事的眼罩一样，被奔向行动、奔向未来的疾跑掀掉。

响起一个孩子的声音，这是一种与气氛颇不协调的喜悦声音：

“让，车来了，你知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知道你行，”年轻人笑着对弟弟说。

他急于离开。面对突然变得神情紧张的脸，他喉头哽咽了，说不出话来。他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软弱。

随之而来的是慌乱的拥抱，激动和无用的话语。

兄弟俩乘车穿过由于战争和黑夜而变得空无一人的街道。昏暗的路灯发着青光。弟弟坐在汽车的暗影中，两眼紧盯在让的身上，他不知道最欣赏哥哥什么，是他的勇气？他的领章？还是他光亮的皮军装？在他看来，让意味着他从美术作品上所看到的壮丽的战争。

弟弟赞赏的眼神使年轻人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自己也颇有些自我陶醉之感。

他二十岁，这是首次奔赴前线。虽然他在训练场上听到过人们对战争的描绘，虽然他对现实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在他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人的眼里，战争被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色彩。

在巴黎东站，他整整军帽，拉拉上衣，对乔治说：

“你带搬运工把行李送到开往荣石力的火车上，然后在那儿等我。”

站台上挤满了士兵，他们的脸上还洋溢着休假快乐。让带着一种熟人般的自豪从人群中穿过，他终于可以和那些开往前线的人为伍了。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苦难，特别是因为他们脸上流露出死亡在时刻窥视的印记。今天晚上，他仿佛觉得自己生命里有同他们一样宝贵的东西，所以他认为自己也应该受到同样的爱戴和尊敬。

他的思想不时地转向那被黑暗覆盖的可悲的城市：它所庇护的只是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前往战场的人。而他则行进在战斗者的行列之中。

有人用胳膊抱住了他，他的身边散发出一种熟悉的香味。

“让，我亲爱的，”一个喘息、颤抖的声音低声说，“我真害怕来不了。”

他那依然充满自我陶醉的目光落到年轻女人身上，他说：

“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的声音平静，近于无动于衷，但深藏着一种巨大的温情和大于温情的骄傲。如果少了戴妮斯，他的出发便少了一种光荣。

她是多么纯洁！他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他的情妇，她的皮肤，她的目光，她的声音，她的笑颜，她的感情，无一不是纯洁的。

年轻女人挽住他的手臂，他们紧贴在一起，在褪色的军大衣的潮水中穿行。

和戴妮斯在一起，让不像在家里那样感到时间难熬了。有她在身边，他感到轻松。尽管出发已迫在眉睫，尽管他已身属前线，尽管战争那庞然大物的触觉已经在黑暗的车厢里处处可见，他却仿佛觉得他们的谈话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他们心灵的彼此交融仿佛容不得任何不安的情绪。

喧闹中响起一声汽笛。戴妮斯把年轻人抱得更紧，这个动作使他意识到他们要分别了。他从情妇的眼里看到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悲哀，而是一种无言的崇拜。他向她的嘴低下头去，虽然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吻，女人那年轻的身体还是在有力的嘴唇下向后微微倾倒了。

他们向颤动的火车跑去。车门口站着被迫离开和平城市的人们，他们向前探着身体。焦急的乔治，在一片发白的军装的人海中，寻找着哥哥那亮如金属的身影。他终于看见了，看到他身边还有一个年轻女人，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俨然像一个军人似地说道：

“让，你的箱子放好了，快上去。”

车厢摇晃了。艾碧勇用力地握了一下弟弟的手，吻吻女友的手指，当火车启动的时候，跳上踏板。甚至在跳上火车的一刹那，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姿态的优雅。他固然心情激动，但却始终在告诫自己，要演好他所扮演的角色。

在他走进的这间车室里，他发现只有平民，不

禁吃了一惊。他觉得奇怪和不可理解，载着他去冒险的火车，却载着别人去赚钱或寻欢作乐。他本以为车上坐的都是军官，都是他此时尚不知坐落在何方的英雄营地的战友。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满面皱纹的小老头，三个神情自负的小伙子和一个举止过于拘谨、眼光过于温柔的少妇。

不过，失望之余又使他产生了新的优越感。他在弟弟给他占据的角落里坐下，放肆地把紧绷在亮晶晶的皮裤里的双腿叉在一起，开始吸他的烟斗。烟斗总是不着，因为他还没有学会使用这个他认为对他的身分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

火车犹如一道燃烧的河流，两旁是漆黑的河岸。让时而把目光停留在少妇的眼睛上，少妇微微一笑，然后扭过头去。她牙白如玉，帽子挡住了嘴唇以上的部分，但绸衬衫下面，是一双坚实的、自由的乳房。这一点，足以令让跃跃欲试。欲望在他的脸上袒露无遗，那位小老头不禁向他递去一个同谋的微笑。但是陌生女人却垂下眼睛，佯装睡觉。大感扫兴的让来到过道上。

他把额头顶在车窗的铁栏上。平原上跳动着灯火，河流闪闪发光，仿佛深不可测。在飞驰的列车中，艾碧勇似乎听到了沸腾在他内心的欲望之声：快，快抵达空军中队。一年以来，他那颗年轻好胜的心，他对荣誉和冒险的追求，把空军中队变为他生活的目的。而现在他是一名获得证书的观察员了，他在普雷西营地已经做过十余次飞行，他熟知各种操纵信号，掌握了莫尔斯电报，因此急不可耐地想

在他所想象的那些非凡的人们中间占有一个位置，他坚信他会干得同他们一样出色。

他完全沉浸在遐想之中，竟然没有发觉他的车室渐渐变空了。听见耳边有人这样问他，他不禁吓了一跳：

“快要到费斯莫了吗，先生？”

他看见那个他已经放弃了引诱的年轻女人几乎挨在他的肩膀上，回忆和梦幻陡然消失。由于问题的提出是一种故意搭话的口吻，并不要求得到明确的答复，让随即问道：

“您到离前线这样近的地方去，夫人？”

“我去看一位叔叔。”

她的笑意表明她并不试图让人相信她真有一个叔叔。

他们回到车室。让给她一支香烟，她接受了。她很爱笑，言谈并无出众之处，但反应敏捷。艾碧勇很快得知，她要去会一个资助她生活而并不讨她喜欢的军官。经过一番自卫之后，她终于同意让他称呼她的小名乃莉，而他则希望得寸进尺。

情妇的影子却妨碍了他的行动，她是那样温存，那样忠实。难道他刚一离开她就要欺骗她吗？可是一种据有决定性意义的理由战胜了他的顾虑。他明天就身处前线了，还不应当随心所欲吗？他搂住少妇，后者已经不做任何抵抗了。

当乃莉离他而去之后，他感到微有倦意，便闭上眼睛，品味着这次轻而易举的艳遇。忽然他觉得有一个黑影坐在他的身旁。他恐惧地睁开眼睛。没

有人，过道上，整个车厢里都空无一人。被有节奏的颠簸打破的寂静压迫着他，他知道，这种突然出现的孤独将一直伴随着他。

火车像胆怯似地谨慎地前行，灯光昏暗。外面，天黑如墨。年轻人仿佛刚刚懂得这个字的含义似地喃喃道：

“前线！”

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茫茫夜色。他一无所见，那附近的战壕和时刻待命的数千名士兵，都隐藏在黑暗之中。

一声使他身心震动的巨响。

“大炮！”他再次喃喃道，仿佛又有了新的发现。

为了不放过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任何声息，他紧张地倾听着。他仿佛被一种痛苦的感觉分为两半。他离开巴黎才不过几个钟头，仿佛还能看见父母的面影，仿佛还在挽着情人的手臂，车站上那使他停住脚步的五颜六色的报亭仿佛还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被推向了死亡之地。正是这同一扇车窗，曾经出现过戴妮斯那明亮的脸，现在让他看到了暗影憧憧而神秘莫测的前线。

火车缓缓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着，仿佛知道人到了这里就变得脆弱了。在颠簸中，在不时地传来远方的一声炮响的寂静中，年轻人出发时的那种陶醉之感正在消失。很快，他心里只剩下了——一种难忍的孤独，随后一些离奇的问题在他疲惫的头脑中产生：为什么参战？为什么选择最危险的军种？

他清晰地回忆起有一架着了火的飞机摔落在训练场附近，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被同样烧死。

火车走得这样慢，真可恨！它仿佛拉着棺材。还有那半明半暗的灯光，那被夜色覆盖的平原！

此时，艾碧勇责备起自己来。他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要参加空军。他并非渴望成为一名英雄，而是出于一种虚荣心。是那身军装，光荣的徽章和飞行员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引诱了他，特别是女人，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他对这些软弱而邪恶的造物顿起愤恨之情，他将为她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她们之中，戴妮斯尤属可恨，因为她竟没有一句劝阻的话。

他心中燃烧着突然升起的怒火，寻找可以指责她的其他理由。他想到他对年轻女人毫无所知：她的交往，她的住址，甚至连她姓什么也不知道；他没有她的照片，只是有一天，她忘记摘掉手上的戒指，他才得知她是个结了婚的人。这种始终对他是一个巨大吸引力的神秘感觉，现在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缺乏信任和冷淡的可耻标记。

他认为，他和乃莉做的这一场露水夫妻正是对她的一次小小的报复，于是便努力用回忆此事来驱散心中的乌云。

可是火车开得愈来愈小心，仿佛走路也能跟得上。让想跳下车去，甩掉心里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一想法使他意识到他正身陷骑虎难下的苦恼之中。

“我害怕，”他不由自主地想道。

他试图为自己辩解，但他的内心被自我厌恶所

主宰，所有辩护的理由均无法成立。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他对自己和对戴妮斯的全部反感，都产生于恐惧。

他，笑谈生死的他，视那些了解恐惧这个字眼含义的人为懦夫的他，他，准尉艾碧勇，竟然害怕了，甚至还没有接触到危险就害怕了。

他深感羞愧，他没有意识到，羞愧完全取代了他的恐惧。

第二章

金光四射的朝阳穿透了艾碧勇的眼皮。他翻了一个身，还想继续睡下去，但某种轰鸣震动着屋顶，他不得不坐起来，阳光和响声令他目眩耳鸣。

他望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和放了一个水盆的地板，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这间黑暗的墙上贴着柏油纸的斗室是什么地方？然而他看见了他的旅行箱，还没有打开，这一环节的发现，使他记忆的整个链条得以重新衔接。这是空军中队。

他跳下床，抓起他的军装。吵醒他的是一架发动机的声音：别的人都飞上天了，他要迟到了。他想，人家大概会把他当成一个懒惰成性的人，对此，他懊悔不已。这时候，从狭小的门中艰难地走进来一个士兵，他粗壮、笨拙，像一头熊。

“我是勤务兵，”他说，“长官您要热水吗？然后我来送咖啡。”

这个士兵是独眼，这使年轻人感到有些胆怯。他迟疑了一下答道：

“不要，谢谢，我喜欢冷水。”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鼓足勇气说道：

“您应该早点叫醒我。”

“上尉说不要叫醒您，”士兵眨着那只独眼说。

“啊，上尉……”让喃喃自语。

“他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勤务兵平静地说，“长官您有足够的时间。”

艾碧勇喜欢勤务兵这种随便的口吻，但他认为他应该受到应有的尊敬。

“好，”他语气生硬地说，“我今天早晨不用饭了。”

阳光吸引着他，而那种时而停歇时而忽起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他知道是螺旋桨在旋转。他走出屋子，黑暗却使他停住了脚步。他的前面是一个又窄又长的走廊，一片漆黑，两边有两排对称的门。他发现左侧的一处有光亮，便走了过去。

他走进一间大屋子，阳光透过四扇窗户照射进来。屋子的四壁贴着有凹凸花纹的壁纸，一张长桌上铺着印有蓝花的白漆布，让顿时感到清爽和愉快。他正在观察屋子一角的一个木板搭成的东西，听见有人说道：

“您已经被酒吧迷住了，准尉先生，您前途无量。”

声音又高又尖，却饱含喜悦，艾碧勇觉得有一股暖流直入心底。他一下子转过身来。在他的对面，在走廊的黑洞中，背着手站着一个人。他穿着一件黑色军服，面料和金纽扣闪闪发光。军服紧裹着他瘦削的胸脯和细脖子。他身材颇长纤弱，面孔清秀，鼻梁挺直，一双眼睛细长、明亮，嘴上留着一圈小胡子。

“他不比我大多少，”准尉暗想，“并且没有勋章。

这是个新兵。”

他很高兴能在面对久经沙场的军官们之前见到一个丝毫不令他心虚的战友，于是他毫不在意地自我介绍道：

“准尉让·艾碧勇。”

“上尉加布里埃尔·泰利斯，空军中队的指挥官，”年轻人答道。

他伸出手来，让看见他的袖子上有三道失去光泽的金线。他觉得热血猛地涌到了脸上，仿佛要把两腮涨破，他意识到自己满脸发烧，于是更加窘态毕露。

他忘记自己没戴帽子，举手敬礼，并且因为紧张而结结巴巴地说：

“噢！请原谅，上尉。”

他痛感追悔莫及：他的表现是那样自负和可笑。他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年轻上司所应该给予的尊敬，却拿出了那种无法原谅的随便的样子。他大概不会博得他的好感了。

他僵硬地站着，额上流汗，而上尉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眼睛却一刻没有离开过他。忽然，屋子里响起一阵响亮而爽朗的笑声。

一只有力的手落在艾碧勇的肩膀上，那个令他心中温暖的声音说：

“礼节够多的了。来看看飞机吧。”

他们很快就到了营房附近的停机场。机场宽阔平坦，四周清晰可见的是一条公路，远处模模糊糊的有一条林带。机场南北两端，地势忽然低了下去，风

景骤变。北边，从低处升起一片淡蓝色的水雾；南边，是居民的灰色炊烟。让因此判断出一边是拉威斯尔河，一边是罗斯尼村。他无意在地理位置上多动脑筋，他贪婪的目光想在顷刻之间，把机场所蕴藏的全部冒险经历容纳进眼里。他从像被拦腰斩断的大教堂的飞机库，走向三五成群的机械员，走向为了标明风向而铺在地面的巨大的白色T字布。他不胜惊奇地发现，前线的机场和他受训的后方机场没有多大区别。

泰利斯却在观察他。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了艾碧勇——虽然他的上衣新得刺眼，并且多此一举地穿着一身皮革装束——他喜欢他坦率的表情，坚毅的额头，纯朴明亮的眼睛和浑身上下焕发出来的朝气。可是泰利斯上尉惯于用戏谑的口吻来表露他的好感。

“您可不是一个能起早的人，您这位新兵，”他突然说道。

艾碧勇不禁一抖。

“我知道，”泰利斯又说，“您很晚才到。可是我要是您，我会天一亮就起来，为战友们起飞送行。”

让不敢说出勤务兵说过的话，低下头去。上尉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下去：

“您不说话。好吧。那么请您告诉我您学了些什么？”

“嗯……都学了，上尉。”

“言过其实了。”

被刺伤了的艾碧勇列举他所学到的知识：无线